

均势战略

德国的和平政策和超级大国

〔德〕施密特 著



均 势 战 略

德国的和平政策和超级大国

〔德〕赫尔穆特·施密特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Helmut Schmidt

THE BALANCE OF POWER

Germany's Peace Policy and the Super Powers

Translated by Edward Thomas Obe, DSC
William Kimber And Co. Ltd., London 1971

根据伦敦威廉·金伯公司 1971 年版英译本译出

均 势 战 略

德国的和平政策和超级大国

〔德〕赫尔穆特·施密特著

英译者：爱德华·托马斯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2.75 字数 248,000

1975 年 2 月第 1 版 197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0

统一书号：3171·179 定价：1.00 元

内 部 发 行

译者的话

本书作者赫尔穆特·施密特，现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他在1918年12月生于汉堡市，战后在读大学期间加入西德社会民主党，曾长期在汉堡担任行政官员。自1953年起，当选为联邦议院议员。1958年后，一直是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委员。1964年，任联邦议院社会民主党影子内阁国防部长。1967年，任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主席。1968年当选为该党副主席。1969年10月起，参加勃兰特政府，历任联邦国防部长、财政和经济部长以及财政部长等职，被勃兰特称之为“社会民主党在内阁中的头号人物”。1974年5月，勃兰特辞职下台，施密特接任西德联邦总理。

施密特自称是“保守的社会民主党人”，曾指责勃兰特“不负责任”，“软弱无力”，批评勃兰特不注意搞好与教会和中产阶级的关系，对打着激进旗号的青年社会民主党人“宽容太过分”。施密特同西德大垄断财团的关系很密切，在他出任国防部长后，即增设了负责军备供应的国防部国务秘书职务，由他的密友曼内斯曼、蒂森和克虏伯等几家康采恩的重要成员恩·沃·莫姆森任职。他还曾向西德工商联合会主席沃·阿梅龙根承诺说，他将设法限制“左翼”青年社会民主党人在党内的影响。在对外

政策方面，施密特自称是一个“坚定的大西洋主义者”和“德国的欧洲人”。他认为“大西洋联盟仍然是我们安全的最根本的基础”，“扩大和加强欧洲经济共同体仍然是我们最重要的对外政策目标”，“只有共同的防御准备才是对莫斯科及其盟国持久威胁的一支抗衡力量”；他强调“美国是有效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重要的保证人”，“为了均势的缘故，在本十年内不能放弃美国在欧洲的政治和军事义务。”施密特还主张“在欧洲保持足够的均势”，认为如果均势让位于苏联的优势，那末东西方之间的全部条约和谈判都将失去意义。

《均势战略》这本书，出版于1969年西德联邦议院第六次大选前夕，集中反映了施密特对当代世界的看法及其内外政策的基本观点。西方舆论界认为本书是反映西德社会民主党对外政策思想的重要著作。1974年7月6日，施密特以联邦总理的身份在同西德报界的一次谈话中自称：“谁要是了解我所著的《均势战略》一书……他将会知道，我早就主张不要靠单方面来支撑德国的对外政策。”

全书共分十章，第一至七章分别论述国际问题，第八章阐述西德外交政策的若干原则，第九章着重谈西德国防问题，第十章主要论述西德的若干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作者从战后国际形势和力量对比的演变出发，着重分析了六十年代某些重大国际外交斗争，并对七十年代的国际形势和战略思想作了展望。本书以欧洲局势和德国问题为中心，重点剖析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战略和策略，同时阐明了作者的政策思想和对德国问题的解决

办法。

施密特在本书中一再强调指出美苏两霸争夺激烈，互不相让，西德道路狭窄。他剖析了苏修超级大国的战略，指责苏联的政策是“强权政策”，要“对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可以实行无限制的干涉”。他认为“苏联的战略目标是要把它的势力范围扩张到西欧”，苏联的战略“既把打核战争和打常规战争作为既定方向，同时又把打一种两者合在一起的战争作为既定方向。……它所做的准备是考虑在欧洲或东亚进行一场世界规模的战争”。

施密特在书内还多处论及中国，其中有些是反华言论。他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宣扬什么“三极”或“世界三角”的概念。在谈到我国对外政策，尤其是论述中苏关系和越南战争时，他竟对我国的政策妄加评论和诽谤。更有甚者，他还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对我国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肆意进行歪曲和污蔑。对此，我们必须严肃予以批判。书中第50页、第129页和第334页，有对我国领导人进行人身攻击之处，我们作了删节，用省略号标出。

此外，施密特在书中还多方吹嘘西德的新“东方政策”。在论述东、西德关系，特别是论述西德国内经济和社会问题时，又百般美化西德政府和社会民主党的政策。这正是反映了作者资产阶级社会民主主义的观点。对此，也须持分析批判的态度。

译文是根据本书英文版翻译的，同时参照德文版作了若干校订。原文中有一些用斜体字排印的英文和其他文种的字或词，译文中一律用仿宋体排印。

为了帮助读者更全面地了解施密特政府的当前内外政策，我们还翻译了施密特担任联邦总理后发表的第一个政府声明的全文，附于书后，以资参考。

参加本书翻译工作的有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和复旦大学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的部分同志。译文如有错误和不妥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1974 年 8 月

目 录

丹尼斯·希利：前言	1
施密特：英文版序言	5
一、德国人和战略	20
均势战略的意义	21
德国政策的互相矛盾的任务	25
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	30
二、两极时代的世界历史	34
两个霸权	39
集团的消蚀	45
多中心主义	50
回到苏联霸权吗？	56
关于合谋的误解	58
三、现代武器的含意	61
核战略均势	63
军事技术上的新革命	66
按照核战略所作的打算	73
升级	80
有限战争	84
武器竞赛	89

均势和武器控制·····	93
四、苏联关于有限冒险的观念·····	102
赫鲁晓夫的扑克游戏·····	104
以对德政策为中心·····	106
对集团的政策·····	109
反对多中心主义的斗争·····	112
勃列日涅夫主义·····	116
俄国的黄种敌手·····	127
在欧洲的战斗部署·····	130
在两个舞台上扮演超级大国的角色·····	137
五、德国邻邦眼中的欧洲·····	139
东欧共产党人·····	140
波兰·····	142
南斯拉夫·····	147
罗马尼亚·····	151
1968年8月前后的捷克斯洛伐克·····	153
从布加勒斯特经过卡罗维发利到布达佩斯： 一个欧洲安全体系·····	158
法国·····	161
大不列颠·····	165
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其 他国家·····	167
德国的结局·····	169
六、兄弟阅墙·····	173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作用及其策略的回旋	

余地·····	175
联邦共和国在西方联盟体系中的作用·····	186
柏林——世界的危机点·····	191
空想和武断·····	197
冲突、汇合, 还是其他?·····	206
有节制的共处·····	212
七、西方国家的地位 ·····	215
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怎样领导一个联盟·····	216
越南战争和战后·····	225
美国对德政策·····	232
联盟战略和潜力·····	238
是否有比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洲经济共 同体更好的解决办法?·····	245
均势与缓和·····	247
八、我们外交政策的原则 ·····	250
哈尔斯坦时期的终结·····	251
维护和平的政策·····	256
我们需要朋友·····	261
武器控制·····	265
作为外交政策的货币政策·····	269
乐善好施之心还是伙伴关系·····	273
安全先于缓和·····	277
共同的外交政策和安全政策的必不可少的 最低限·····	282
九、新的十年开始时我国的外部安全 ·····	286

基本原则·····	287
安全和政治领导·····	290
行政决策机构·····	292
军人和社会·····	301
联邦国防军的主要问题·····	303
征兵制度的改革·····	307
使命和完成使命的手段·····	310
清点和更新·····	313
十、内部的稳定：进步，不是停滞·····	316
专注于安全的危险性·····	318
民主的政治意识·····	320
关于未来的问题·····	323
来自青年的反对·····	328
共同决定和参与·····	336
政府与控制·····	341
七十年代的展望·····	352
改革纲领·····	357
伦理基础·····	360
明天的和平·····	362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施密特在联邦	
议院所作的政府声明(1974年5月17	
日)·····	363

前 言

丹尼斯·希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头十年里，西方的注意力摒弃了所有其他问题，而集中于两个重大的欧洲问题——防御苏联的扩张和防止德国民族主义的复活。建设性的解决方案兼从两方面寻求。一方面，马歇尔计划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旨在保证美国的经济实力和美国核打击力量，使西欧能在不受红军干涉的情况下，从战争破坏中复苏；另一方面，拟订舒曼计划，筹建那个命运乖蹇的欧洲防务集团和后来的欧洲经济共同体，目的之一是要提供一个欧洲体制，在这个体制内，西德将在不重新激起对德国统治欧洲大陆的旧有恐惧的情况下，掌握它固有的权力，并承担在世界事务中的责任。

在这些年代里，对德国的盟国来说，有可能忽视由德国（它处在分裂的欧洲的中部）的分割而造成的长期的政治问题。联邦总理阿登纳作为一个来因地区的天主教徒，比他的许多同胞更少坚持德国统一的概念。在美国

* 希利是英国下院工党议员，1964—1970年任工党政府的国防大臣，1970年6月工党下台后，先后担任工党影子内阁外交事务发言人和财政事务发言人，1974年3月工党再次上台组阁，他担任财政大臣。——译者

核垄断时期，阿登纳能使他们相信西方军事力量总有一天会设法把苏联占领区的边界推回去。不仅如此，关于东欧极权统治持久性的这种盛行的奥威尔式悲观主义，还表明不存在和平选择的自由。

匈牙利起义后的一些事件，正在使这一纯粹的臆测不仅对德国人民，而且对他们的许多邻国都越来越缺乏说服力和吸引力。欧洲和德国的肢解越来越被看成是不合情理的事情。西德人对于政治现状的日益不满被抑制，是因为他们理所当然地优先考虑他们的安全；而苏联统治下的东欧人的不满情绪也同样地受到压抑，则是由于他们畏惧一个统一的德国。

如果联邦共和国政治领导人对于德国邻邦的政治态度和核环境下的战略必要性所强加于德国政策上的限制缺乏敏感的话，这个力量上不稳定的平行四边形，就很可能已遭到危险的破坏。

在德国政治上开辟这种新的思想境界方面，没有一个人比赫尔穆特·施密特更有所建树了。作为一个军人，他的个人经历使他象一切国家中他这一代的大多数人一样，拒绝把战争作为政策手段，但充分认识到实力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他首先认识到，原子弹引起外交手段的变革并不亚于战略的变革。作为一个汉堡的公民，他观察问题总是超出他本国的范围。他一直是警惕地从经验中吸取教训，认识到一个有效的德国政策，必须依赖于彻底了解其他国家如何看待德国，以及除非所有国家，特别是俄国和美国，事先确信它们的军事安全可保持不受损害，德国是不能够改善政治现状的。

施密特对国际防务专家团体的影响之大，并不亚于他在德国的影响。五十年代后期，在美国各地涌现出犹如卡特姆斯*的后裔一样的令人惊异的一代军事谋略家，他们当中许多人虽然常常不得不承认国家利益的不同会造成观点的不同，但坚决否认哪怕是理论上有这样的可能性，即根据已知的一系列事实，有可能得出不同的判断。而施密特在口头辩论中与在他的著作中一样，常常迫使他们承认自己是错误的。

在这本新书中，施密特抓住了七十年代外交的中心问题——在不打破世界和平所依赖的均势的情况下，如何在欧洲两部分之间弥合政治分歧。我猜想布鲁塞尔的思想家们同样可能觉得，这本书会象斯塔蒙尼加**的思想家们(如果今天这些思想家还在的话)一样，使他们忐忑不安。但是，没有一个关心欧洲大陆未来的人能够漠视这本书，它在视野方面是如此的广阔，对政治态度的理解是如此的敏锐，而在掌握制约着核时代的变化的军事现实方面又是如此的扎实。这本书的作者现在是德国的国防部长，这不仅使欧洲而且使整个世界感到庆幸。

* 卡特姆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一名勇士，曾建立底比斯国，传说他杀死了一条神龙而给他的家庭带来不幸。——译者

** 美国南加里福尼亚的一个文化城和新兴军事工业城市。——译者

均势政策是以常识为根据的。它是任何一个明智的国家,希望维护自己的独立、免受某些难以抵抗的强国施加的高压而采用的一种武器。

雷蒙·阿隆:《和平与战争》,1962年

我们确信,不建立在力量的均势基础上的安全体系就不能持久。一个有效的体系,必须是所有参加国都享有平等权利,并且把尊重参加国的合法利益——即尊重它们的独立和自由的发展,作为体系的基础。

南斯拉夫外长马科·尼基切克1968年
6月19日在南斯拉夫联邦议会的讲话

在我们这个时代,维护和平的政策面临着大量问题。必须按照这些问题的解决的难易程度,有次序地予以处理。必须从容易的问题开始,然后接下去处理困难的问题。

维利·勃兰特:《欧洲和平政策》,
1968年

英文版序言

维利·勃兰特的内阁已不失时机地开始了工作。它的努力在西方受到了尼克松时期开始后华盛顿所采取的更灵活的立场的鼓舞，也受到戴高乐继承人蓬皮杜对法国的西方伙伴所谨慎采取的更为灵活的态度鼓舞。我们东方的对手（莫斯科、华沙、东柏林等）不久也准备会谈。于是，产生了很多希望，然而，没有人知道有多少希望能够实现。一切有关的活动范围，并没有扩大，但目前正在开拓，小心谨慎地开拓。

在当时，总理基辛格与他的国防部长施罗德之间的分歧，基辛格与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分歧，尤其是由于基辛格与他的基督教民主联盟的盟友施特劳斯之间的暗斗，造成基辛格活动自由的减少，结果严重地束缚了“大联合政府”的对外政策。“大联合政府”在对外政策领域中——无论是关于防止核扩散条约问题，还是与柬埔寨的外交关系问题，以不能作出决定而告终。相反，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联合政府的对外政策，1969年末，在西欧政策和东方政策上，都同样地作出了迅速的起步。对于作者来说，作为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联合内阁的一个成员，并不产生要重写1969年在德国初版的这本书的问题。在一年多以后，对这些政策可行的范围，没有

理由以大大不同于 1969 年基辛格政府执政最后几个月期间所采取的态度来进行观察。既没有理由更加怀疑，也没有理由更加乐观。

可以肯定，从那时起世界已经起了变化。在东南亚，美国从越南撤退的结局，比那个时候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来，在日本也是如此。中苏的对抗已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东地中海的局势变得更富有爆炸性。但同样，两个超级大国利益的局部相似，如尼克松的社会政治上的麻烦和苏联的社会经济上的紧张，也比一年以前更明显了。

虽然如此，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不妨根据他自己的观点把波恩权力的更换看作是 1969 年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维利·勃兰特是四十年来第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的联邦总理，在这四十年中，还没有一个总理比勃兰特更为有力地赞助缓和的事业。作为一个议会活动家和作家，十二年来，我一直主张在东西欧之间共同均衡裁军；而现在，这个目标已第一次成为德国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一直是德意志内部关系正常化的倡议者；而现在，已第一次认真地采取了这种正常化的方针。

我完全可以自称为一向是我国安全政策的领导者之一，同时也是德国缓和政策的先驱者之一。1969 年 8 月，在德国联邦选举运动期间，我和几个朋友同去莫斯科访问，为的是在与苏联领导人广泛会谈中，摸清楚一个新的德国政府是否有理由觉得克里姆林宫准备与之对话、妥协和谈判。我向会谈过的那些人说明了我十多年来倡议的主张和我现在在政府中所能做的事情；也说明了德国